

李燕/著

一场大火染红了一座宫殿，毁了帝王挚爱，凶手究竟是何人？

一次邂逅撩动了一颗心，生了一段梦境，

几时荷塘中的倒影映出的究竟是谁的面容？

一次相逢揭开了尘封的记忆，

揭露了所有真相，千年情缘是断是续？

谁才是谁的替身？

谁用自己的生命成全了对方的幸福？

人气作者李燕继《凤栖梧桐》之后最新言情力作

万千读者翘首以盼

墨染江山

墨染江山

李燕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染江山 / 李燕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29-09607-6

I. ①墨…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1477 号

墨染江山

MORAN JIANGSHAN

李 燕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王 淋

责任校对: 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 mm×1000mm 1/16 印张: 38.5 字数: 690 千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607-6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楔子 / 1

第1章 相遇幽情谷 / 3

第2章 青梅柳毓璃 / 15

第3章 心如小鹿撞 / 28

第4章 生死的抉择 / 40

第5章 是他害了她 / 50

第6章 拜访二王府 / 62

第7章 跟毓璃道歉 / 74

第8章 别把我送人 / 86

第9章 父子争夺战 / 98

第10章 幽禁毓璃阁 / 110

第11章 遗失的记忆 / 122

第12章 赠她鸳鸯倚 / 131

第13章 你先放了手 / 142

第14章 已今非昔比 / 154





- 第15章 不准她离开 / 165
第16章 真心被践踏 / 177
第17章 属于她的情 / 189
第18章 我怕失去你 / 201
第19章 必娶她为妻 / 212
第20章 替她绾青丝 / 224
第21章 当年的真相 / 235
第22章 玄帝亲赐婚 / 247
第23章 醉卧长春院 / 259
第24章 暗藏的杀机 / 270
第25章 洞房花烛夜 / 280



朝阳国玄帝十年

瑶华宫外锣鼓震天，漫天火光仿若鲜血将整个夜空染得通红，宫人们一个个慌乱地四处奔逃，叫喊声、哭闹声响彻整个瑶华宫。

“快救火！快来救火啊！习嫔娘娘和小公主还在里面！”

“快！快去禀报皇上！”

一声声叫喊将每一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谁都不敢怠慢，有的负责救火，有的负责叫人，有的则是连滚带爬地跑去找当今圣上。

当玄帝和德妃坐着龙辇急速而来之时，整个瑶华宫已经火势汹汹直逼云霄。

“习嫔……婉儿……”看着眼前的漫天火光，玄帝的脸色瞬间惨白，整个身子都随之踉跄，转身便拽住一个侍卫猩红着双眸怒吼，“还不快去救火，快去救习嫔，快去救朕的女儿！”

玄帝虽然子嗣颇多，可是女儿就这么一个，所以玄帝对这个女儿可谓是宠溺之至，所以对习嫔也恩宠备至，却谁知白天还在和他玩耍的小女儿，如今却被困火海。

思及此，他突然提步就要冲进去，一旁的太监总管冯德眼明手快立即伸手拉住他急得满头是汗：“皇上别进去，这火太大了，若是皇上进去就出不来了啊！”

“习嫔和婉儿还在里面！”玄帝近乎咆哮。

冯德死死地拉着他劝阻：“皇上，您是皇上啊，您是朝阳国子民的皇上啊，如今周边小国蠢蠢欲动，若是您有个好歹，咱们朝阳国就岌岌可危了呀皇上！”

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瑶华宫的梁柱瞬间坍塌，玄帝身子骤然一晃。

“去给朕查清楚，究竟是谁放的火，朕要将此人碎尸万段！”玄帝满眼赤红，咆哮震天。

“皇上，此人方才鬼鬼祟祟欲往御花园而去，她身上还带着火折子。”两名侍卫就在这时押着一名穿着宫女服的女子，将其按倒在玄帝跟前。

“是你纵的火？”玄帝的目光冷得几乎要将她吞噬。

那女子身子一颤，抬眸望向玄帝身旁的德妃，而后急忙道：“请皇上开恩，一切都是容妃娘娘指使奴婢所为，奴婢也是被逼的，若是奴婢不这么做，容妃娘娘就会让民妇死在宫中。”

“你……信口雌黄，容妃在宫中如何与你接洽？”玄帝大怒。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容妃就被禁足在寝宫，她的话自是不可信的。

那女子目光一闪，伸手从袖中取出一只玉镯道：“皇上，这是容妃娘娘给民妇的，说事成之后还会有更多。”

玄帝接过玉镯目光渐渐冷却，这玉镯是他赏赐给容妃的，平日里都不见她舍得戴，谁料竟是用于此处了，愤怒之下他伸手抽出侍卫的佩剑，一剑穿入那女子的心脏，只见那女子难以置信地望着勾唇浅笑的德妃，而后将视线落在某一处，最后咽了气。

不远处，一个小女孩看着眼前的一切浑身战栗，脑海中一片空白。

火依旧熊熊燃烧着，而她的世界似乎静止了。

明明让她在荷塘边等着，明明说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便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明明说以后再也不怕居无定所了，为何此时此刻她所见到的是漫天的火光、满地的鲜血？

“娘……”刚一出口，嘴就被人从后捂住，而后便逐渐失去了知觉。



· 第1章 相遇幽情谷 ·

朝阳国玄帝二十年

三王爷莫逸风此次挂帅带着身为副将的四王爷莫逸萧和十万皇家军浩浩荡荡得胜归朝。业城的百姓一路上欢欣鼓舞锣鼓震天，而莫逸风的脸上依旧是百年不变的从容与淡漠。

莫逸萧看着周围的百姓唇角上扬，这是他第一次出征，却没想到会这般顺利。

正当他得意之时，只听百姓中有人高呼“三王爷”，他骤然蹙眉望去，却发现“三王爷”的呼声此起彼伏。转眼看向莫逸风，他的神色淡漠如初，而莫逸萧的心却逐渐收紧。

金銮殿

玄帝下旨犒赏三军举国同庆，看着眼前的两个儿子，他浅浅勾唇沉声开口：“老三老四，你们这次立了大功，不知要何赏赐？”

莫逸风刚要开口，莫逸萧却已先声夺人：“父皇，儿臣斗胆想请父皇给儿臣和柳尚书之女柳毓璃赐婚。”

朝堂之上响起了抽气之声，毕竟莫逸萧是玄帝最受宠的儿子，他早有心将皇位传给他，而得了兵部尚书之女就等于拥有了兵权，皇位继承人之位更是指日可待，兵部尚书柳蔚更是唇角弧光点点。

就在众人皆以为此事已水到渠成，岂料莫逸风躬身抱拳缓声开了口，低沉的声音铿锵有力：“父皇，儿臣不求别的，只求父皇将毓璃许配给儿臣。”

玄帝嘴角的笑容骤然一敛，眯眼打量着眼前的三子莫逸风。

都说三王爷骁勇善战，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带领的将士更是将他的军令视如皇命，而他看似从来不争不抢，可是玄帝却总感觉他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般与世无争。再加上此次他提出要娶兵部尚书之女，这让玄帝对他的猜忌更甚。

整个金銮殿静得落针可闻，众人屏息静听。

原本信心满满的莫逸萧在玄帝听到莫逸风的话之后沉默不语之时心里开始没底，而柳蔚更是神色闪烁不安。

良久，金銮殿中突然传来玄帝的大笑声，众人疑惑抬眸，看似龙颜甚悦，却是让人满腹疑云。

“看来柳爱卿真是有个好女儿，朕的两个儿子都要为令千金抢破头了。”玄帝抚着龙椅上的龙头，幽深的黑眸凝向柳蔚。

柳蔚躬身上前抱拳一礼：“微臣惶恐。”

玄帝转眸看向两个儿子满目慈祥：“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叫朕如何取舍？”沉吟了片刻，他声音微顿后又道，“也罢，柳千金年纪尚小还不急着指婚，此事往后再议。你二人平战有功，朕封四王爷莫逸萧为永王，赐永王府一座另加黄金百两，绫罗绸缎百匹。”

“谢父皇。”莫逸萧与玄帝对视一眼后冲他一笑。

玄帝又不着痕迹地敛住笑容看向莫逸风：“朕就赐主帅……免死金牌一枚。”

众人闻言大惊，莫逸风苦涩一笑。

他终是看清了，这就是亲疏有别……

翌日清晨，莫逸风按约定匆匆赶去幽情谷，看见柳毓璃早已等在那里，他急忙奔了过去。

柳毓璃见他伸手而来，眸色一闪将手缩了回去，抿了抿唇紧紧捏着手中的锦帕：“我……”

莫逸风一动不动地等着她的后话。

她深吸了一口气终于说出了今日前来的目的：“逸风哥哥，从今日起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他闻言脸色一变，立刻伸手扣住她的双肩：“为什么？”见她神色闪烁，他忽而看出了端倪，“是你父亲？”

柳毓璃咬唇点了点头：“从来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请逸风哥哥原谅毓璃不能两全。”

“我这就进宫请父皇下旨赐婚。”他扣着她的手紧了紧。

“不要！”柳毓璃急忙抬头制止，见他神色一惊，她立即开口解释，“若是皇上同意，昨日在大殿就已下旨，又何至于逸风哥哥再去请旨。”

莫逸风顿时了然，昨日在金銮殿上，明眼人都已明白了一切，精明如柳蔚又怎会不懂？他的父皇赏他一块免死金牌，并非是对他改观，而是莫逸萧根本不会有性命之忧，而他却最多只有一次生还的机会。



莫逸萧——永王，众皇子中首个有了封号的王爷。

从来皇家亲情多淡薄，作为皇子死在皇帝手上从古至今屡见不鲜，可是，她为何不能相信他若是只有一次生还机会，他定会选择保她无虞呢？

望着柳毓璃的身影在他视野中越来越小，他的心渐渐下沉。

她走得是那般匆忙，让他分不清她是怕他会强留，还是怕她自己会不忍心。

远处的背影消失，他也失了神……

此时就在他身后的大树上，一个娇俏的身子在树枝上微微动了动，蹙了蹙娥眉，她缓缓睁开亮如星辰的水眸。

眼前陌生的景象使得她满头雾水，动了动唇打量四周，她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两根粗大的树枝上，离地面好几米，吓得她差点忘了呼吸。

正不知所措之时，视线中出现一名男子站在树下。

“喂……”她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

莫逸风听到声音骤然拉回思绪，警觉地朝声音来源处望去。却见一个年轻女子趴在树枝上看着他，他目光微敛用感官试探着她的功力。

“你何人？”莫逸风紧蹙剑眉上下打量着她，却丝毫不感觉不到她身上的杀气。

若影紧紧抱着树枝不敢乱动，见他沒有要解救她的意思顿时有着想哭的冲动：“能……能不能帮我下去？”

莫逸风见她不说实话，转身便要离去。

他不知道她是何时上去的，又是如何上去的，可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以后都不会来这个地方。

若影见他不仅不帮她下来还要顾自离开，急得差点摔下来：“喂！可不可以别走？”她的声音中带着哽咽，那语调全然是孩子般的恳求。

莫逸风骤然顿住了脚步，转眸望去，恍惚中他似乎看见了她的面容。

若影在三王府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而因为她的到来，三王府平添了几分热闹，时时都会传来欢笑声，莫逸风看着她欢快地穿梭在每个角落，思绪渐渐飘远。

一开始他将若影背回王府之时，众人都欣喜不已，以为莫逸风是要娶妻纳妾要办喜事了，却没想到长相出众性子古灵精怪的若影看似十七八岁的年纪，可是智力却停留在七八岁，实在是让人惋惜。

“逸风哥哥，为什么没有人到我们家来玩？”用午膳时，若影咬着筷子疑惑地问道。

莫逸风也习惯了她对他的这般称呼，甚至潜意识里希望她这般唤他，就如同“她”一样。不过对于她的这种将三王府当做自己家，完全不似寄人篱下的样子，他还是不由得冷哼了一句：“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你家……不就是我家？我们不是住在一起吗？”若影茫然地望着他。

莫逸风张了张嘴，竟是接不上一句话，每一次看见她那双无辜的水眸，他总是会不经意地软下心，可是面上却依旧没有一丝动容。

就在这时，周福上来禀报道：“三爷，四爷求见。”

若是方才莫逸风的神色有些冷之外，那现在的神色便犹如寒冬腊月，而坐在一旁的若影则对这位四爷很是好奇，伸长脖子朝外张望。

“让他进来。”下一刻，莫逸风便不再带任何情绪地开口，平淡如水听不出喜怒，而且也没有要起身相迎的意思，就坐在膳桌前用着午膳。

当莫逸萧出现在若影的视线中时，她微微失神，本以为只有莫逸风是美男子，却没想到还有一个四爷同样俊美非凡，只不过莫逸萧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傲慢，而莫逸风则是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

“这么巧，三哥在用午膳。”莫逸萧勾唇而笑，目光犀利地落在莫逸风身上。

“永王突然造访有何贵干？”莫逸风放下筷子目光淡淡扫向他，伸手示意下人奉茶。

莫逸萧不以为意，顾自坐到他对面的座位上语带揶揄：“三爷叫我四弟就成，你我虽生在皇家，可是也不能淡了兄弟之间的感情不是？理该多互相往来，难道三哥不这么认为吗？”

莫逸风静静地凝着他，好似在看他玩什么把戏，见他不再说下去，他才开口：“才半天不见四弟便让为兄刮目相看了，竟是这般重情重义。”

莫逸萧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生怒，反倒心情更是愉悦：“四弟从来都是重情之人，难道三哥还看不出来吗？否则毓璃又岂会决定嫁与本王？”

下一刻，莫逸风手中的茶杯骤然一晃，些许热茶洒在了他的手背上，下人急忙拿来锦帕给他擦拭。

见此景况，莫逸萧端起面前的茶杯笑容更甚。

若影见状目光渐渐转冷，感觉莫逸风在被莫逸萧欺负，她心里极度不舒服。气鼓鼓地咬了咬唇，一把将他手中的茶杯夺了过来。

莫逸萧一怔，这才发现坐在一旁的若影。只是手上突然一空，且茶水因她将杯子夺过去而溅到他手背上的那一刻他脸色骤然阴沉。

“要喝茶回自己家喝去。”岂料若影并未因他的情绪而惶恐，反而将茶杯“砰”的一声置在桌面上，周围的奴才丫鬟吓得屏息垂头，周福和秦铭难以置信地朝她看去，而莫逸风也是同样震惊地看向她。

“哪里来的野丫头，竟然敢对本王这般说话！”莫逸萧显然是觉得失了颜面，顿时怒火上蹿拍案而起。

若影不甘示弱，一拍桌仰首与他对峙：“你才是野小子！这是我家，谁允许你在这里





大呼小叫的？”

莫逸风眉心一跳，对若影方才所说的“这是我家”而再次震惊。

莫逸萧被若影的无礼气得瞠目结舌：“你、你……这是三王府，何时成了你家？这到底是哪里来的野丫头？”他转而看向莫逸风。

莫逸风闻声敛回思绪，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如何解释，倒是若影冷哼一声：“我是谁关你屁事，野小子！”

“反了反了！你也不管管，你家奴才都这般骑到主子头上。”莫逸萧将矛头指向莫逸风。

莫逸风抿唇淡笑，伸手将她拉下让她坐好，而后才缓声道：“小丫头性子急，冲撞四弟的地方还请四弟别和她一般见识。”

他这句话分明是在袒护她，莫逸萧又岂会听不出来，也正因为如此，他心头怒火更甚。可是须臾之后，他渐渐平复了情绪，缓缓落座后扬眉唇角勾起一抹讥笑。

“我倒不会跟一个奴才计较，打狗也要看主人不是吗？只不过俗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哥你虽然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可是连一个小小的王府都管不好，若是被父皇知晓了……又怎放心将这朝阳国交到你的手上？四弟也是为了三哥着想。”

一旁的周福和秦铭偷偷抬眼看向莫逸风，莫逸萧的话中有话想必他听得十分明白。而此事是因为若影而起，他们不由得替她担了心。

出乎意料的是莫逸风并没有怒斥若影，而是将视线落向莫逸萧，唇角淡淡上扬：“四弟有心了，竟对三哥府上如此关怀，只是……她并非是三哥的奴才，她也并未骑在本王这个主子头上不是吗？”

莫逸萧一噎，未曾想他会如此一说，一时间气得脸色发青，好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好！就当本王多管闲事了，只不过没想到三哥会这么快有了新人，莫非是早已暗度陈仓？若是让毓璃知道了……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果然此话一出莫逸风脸色微微一变，虽是顷刻之间，却被莫逸萧看在眼里，不由地让他方才堵在心口的气松了些许。

若影并不清楚莫逸萧说的话中深层意思，可是能感觉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波涛暗涌，不由地心头一紧，而在听到毓璃这个名字时，她感觉很不舒服。

莫逸风敛眸望向一脸得意的莫逸萧，突然轻笑，在众人的诧异目光中，他缓声道：“是否是暗度陈仓那是本王的事，毓璃知道了会如何误会本王，那是毓璃和本王之间的事，四弟何须如此替三哥担忧？”

莫逸萧的笑容骤然僵在嘴角，看着莫逸风那笑得云淡风轻的模样，身侧的手渐渐收紧。

用膳厅中陷入一片寂静。

就在周福和秦铭想办法如何打破僵局时，莫逸萧突然站起身，犀利的目光扫过莫逸风和若影，而后者只是坐在膳桌前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顷刻之后，莫逸萧突然一声轻笑：“你是我三哥，如何让我不担忧？知道三哥在战场上伤得不轻，四弟可是特意为了三哥向父皇求来这瓶可快速治愈伤口的金合散，记得用上，伤好了才能再上场杀敌不是？”他转眸看向莫逸风从袖中取出一瓶药放在膳桌上。

莫逸风看着这瓶金合散目光越来越黯，众人只见他脸色仍是未见喜怒，只有若影看到他那只桌底下的手指尖渐渐收紧。

“三哥好好养伤，若是伤势严重无法上朝，四弟会帮三哥向父皇告假，四弟先行告辞。”他轻笑着转身离去。

若影看了看莫逸风，转头冲口而出：“下次来蹭饭蹭水记得自己带碗。”

莫逸萧蓦地转眸朝她瞪去，若影却是撇了撇嘴道：“大街上的那些蹭饭蹭水的人不都是这样的？”

闻言，莫逸萧差点就要上前拧断她的脖子，但见莫逸风转眸让若影不许再说，他便也没有再停留在这个让他不屑到访的三王府，衣袖一甩转身朝门口大步离去。

雅歌轩

莫逸风沐浴过后光着上身坐在凳子上，一旁的秦铭拿着药给他细细涂抹。看着他背上从右肩一直延伸到左腰的伤疤还泛着血渍，秦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虽然在战场上受伤是常有之事，可是这伤却是因为保护四王爷莫逸萧才被砍伤的。莫逸风顾念手足之情，可是莫逸萧却只顾着杀敌立功，完全不将莫逸风的军令放在眼里，导致枉送了许多将士的命。

“爷，皇上就没有因为爷在战场上护四爷周全而说些什么吗？”秦铭始终为莫逸风抱屈，至少也该加封不是吗？

莫逸风浅浅勾唇，却是透着无奈自嘲：“你觉得皇上应该说些什么？”

“四爷在战场罔顾军令，导致那么多将士枉送了性命，皇上难道连句责备的话都没有？”秦铭咕哝道。

“本王不说，父皇即使听了旁人所言也定然不会相信不是吗？即使本王说了，你觉得皇上会信谁？”他语气淡淡听不出喜怒，只有秦铭知道他心底究竟承受了多少。

秦铭一边帮他上药一边愤懑：“难道皇上不知道爷在战场上是如何保护四爷的吗？这么深的伤口，差点要了爷的一条命。”

回想起那日，秦铭依旧会倒抽一口凉气。

他以为那日眼前的这个男人终究会死在战场，毕竟那一刀原本是砍向莫逸萧的，而在千钧一发之际莫逸风却倾身迎上了刀刃。鲜血就从他的背脊上潺潺流出，而他却依旧手持



银戟同将士们出生入死奋勇杀敌。

若非有莫逸风，那日在战场上像莫逸萧那样的行为尚未等敌方强势进攻将士们早已尽数而亡。而莫逸萧在回头看到莫逸风为他挡下一刀时只是一瞬间的惊愕，很快便在两名大将的保护中连连进攻，只为了届时可以邀功。

莫逸风忍着身上药物浸透伤口传来的剧痛，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杯茶轻抿了一口：“他不说，父皇又如何得知？即使知晓，对他而言本王这般做也是理所应当的。”

“难道当时若是爷面临险境，四爷给您挡刀也是理所应当的？”愤愤的一句话刚脱口而出，秦铭便不作声了，他不小心提了不该提的事。

试探地朝莫逸风看了看，所幸他并未动怒，只是他望着窗外夜色的眸色开始深邃起来。

秦铭知道他又在回忆过往了，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于是故意岔开了这个话题：“爷，那位若影姑娘若是永远都寻不回记忆，爷会把她留在府中吗？”

“怎么，你想要将她留下？”他放下茶杯反问。

秦铭一怔，脸色骤然一红，心急着解释：“爷！属下只是……只是随便问问，她是爷的人，属下哪有这个胆子。”

莫逸风转眸看向他：“谁说她是本王的人，以后不准再胡言乱语。”

“是！”秦铭耸了耸肩，心里却暗自揣测，这都把人亲自背回王府了，还不是他的人，而且……

忽然想到什么，他不由得笑问：“爷，今日大夫再次给若影姑娘诊治的时候说为了安全起见，让爷给若影姑娘检查身子，看是哪里受了伤，方能对症下药，爷准备何时检查？”

“你！”莫逸风瞪大着眸子盯着他，一时间竟是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愠怒道，“谁说本王要亲自检查她的身子了？本王已经让紫秋前去照顾。”

秦铭一怔，忽而又失声笑起来：“紫秋？爷可真是有心了，紫秋可是府上做事最勤快人最聪明可靠的丫头，爷没有留着自己用，竟是给了才入府不久的若影姑娘，看来爷是准备让若影姑娘在咱们王府长住了。”

闻言，被看透了心思的莫逸风一下子恼羞成怒起来：“秦铭，你若再敢胡言，明日就从本王的眼前消失。”

秦铭急忙闭嘴，而后从唇缝中挤出一句话：“属下知错，下不为例。”

莫逸风这才没有继续追究，只是一颗心竟是烦躁得很。

“逸风哥哥！”就在这时，随着一声恍若黄莺出谷的清脆声音响起，雅歆轩的房门被突然推开。

莫逸风厉眸瞪去，见是若影，敛住眸中的锋芒微拧了眉：“做什么？”

他并未动怒，只是起身从床边拿起寝衣穿上。

若影见莫逸风果真在此，高兴地立刻扑了上去，莫逸风未曾想她的动作竟是如此迅速，等他反应过来时她已经扑进了他的怀里，而秦铭则是拿着药呆立在一旁。

这是……当他不存在吗？如此肆无忌惮。

“逸风哥哥，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她抬眸看着他问，眸中带着浓浓的依赖。

莫逸风伸手将她推开，睨了她一眼后正要合上衣襟，岂料她拉开他的衣服吓得白了脸色：“逸风哥哥！你……你受伤了？”

“小伤，上了药就没事了。”他沉声说道。

若影看了看周围，最后将视线定在仍呆立在一旁的秦铭手中，上前便从他手中夺过药瓶，而后拉着莫逸风让他坐在凳子上道：“我帮逸风哥哥上药，我很会上药的。”

莫逸风与秦铭对视了一眼，而后试探地问道：“哦？为何你很会上药？”

若影拿着药瓶想了想最后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

记忆中，她确是很会上药，好像一直会帮别人上药，又好像一直会给自己上药，可是又好像从未有过此事。

“算了，胸口本王自己会上药，你回去睡吧。”莫逸风起身想要接过药瓶，若影却紧紧地抓着不放：“不嘛不嘛！”

她急得直跺脚，好似能为他做些事情哪怕是上药这种小事都会让她得到满足。

莫逸风看着她好似乞求的眼神甚是无奈，不由得看了看秦铭，而秦铭却耸肩一笑：“那属下就不打扰王爷和若影姑娘了。”

莫逸风黑眸一瞪，有些不知所措，而秦铭走到门口处时突然探了探脑袋提醒道：“爷，为了安全起见，记得给若影姑娘检查身子。”

不等莫逸风发作，秦铭早已溜之大吉，独留下若影和莫逸风在房间内，而若影趁莫逸风的注意力在秦铭身上时，已经开始给他的胸口上药。

莫逸风低头一看，她的神情极为认真，而她的气息在他胸口仿若轻羽般撩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一瞬间好似全身的血液在不停地沸腾。

“不用了。”他敛回思绪急忙退后一步合上衣襟背过身去，“早点睡吧。”

“哦。”若影将药放到桌上后一溜烟地爬到床上，踢掉了鞋子便往床上躺去。

莫逸风整理好寝衣抬眸一看，顿时傻眼。

他的床还从未有人敢如此大胆地躺上去过，即使他的卧房也只有秦铭、周福和特许的几个进来清扫的下人。可是现在，她竟是这般大咧咧地躺在他的床上，而且还……穿着那件白天摔过地上沾过尘土的衣服。

“起来！谁让你睡在本王的床上？”莫逸风反应过来后顿时暴怒。

若影揉了揉眼睛抬头看他：“不是逸风哥哥让我早点睡的吗？”





莫逸风扯了扯唇脸色渐渐黑沉：“本王让你回房睡！回你自己的房！这是本王的床！”

他的情绪从来都没有像今日这般暴怒过，他甚至对任何人都不会表露他内心的喜怒哀乐，一切的情绪只会埋藏在心底，可是今夜他却失控了。

若影被他一吼吓得呆立在床上忘了动弹。

“紫秋！”莫逸风瞪着若影朝门外怒吼了一声。

一直徘徊在门外的紫秋一听莫逸风大怒，立刻推门走了进去，也因为匆忙，一下子绊住门槛扑倒在地。可是她不敢有丝毫懈怠，忍着膝盖和手心的疼痛，立刻从地上爬起来，而后小跑到莫逸风面前扑通跪倒在地。

“三爷，奴婢在。”她的声音因害怕而颤抖着。

莫逸风一看见慌慌张张的紫秋，便将气尽数撒在她身上：“本王让你好好伺候若影姑娘，你就是这般伺候的？”

紫秋瑟瑟发抖地转眸看向若影，一瞬间青白了脸色。

“若影姑娘……”她低低喊了若影一声，只想让她快些从床上下来。

若影看了看紫秋，又看了看莫逸风，这才意识到莫逸风似乎不希望她睡在床上，便只得慢慢地从他的床上下来了。

“还不快带若影姑娘沐浴更衣后就寝。”莫逸风看了看那张被若影睡过的床，眉心始终紧拧着。

“是，奴婢这就带若影姑娘回房。”紫秋见莫逸风的语气渐缓，这才颤抖着双腿从地上爬起。

月上半空

莫逸风沉沉地睡着，而他又做着十几年来同一个梦……

夜幕下，荷塘中，那张漂亮的女孩的脸若隐若现，她眨着恍若星辰的水眸笑着柔声对抽泣中的莫逸风开口：“逸风哥哥，不要害怕孤单，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毓璃……毓璃……”

莫逸风再次从梦中惊醒，望着周围的一切，眸色渐渐暗淡。

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梦是真？

若是梦，为何会那般真实，而且几乎夜夜做着同样的梦。若是真，为何那个第一个叫他“逸风哥哥”的女孩如今也弃他而去？

不是说会一直陪着他的吗？

思及此，他再无睡意，起身披上衣服打开门，望着头顶的星空，脚步声在寂静的月夜中回荡。

或许是因为夜已深，周遭太过安静，脑海中不知不觉又回想起了往昔之事……

“莫逸风，你给我跪下！”七岁的莫逸萧带着一群奴才站在莫逸风面前鄙夷地看着他。

原本独自坐在荷塘边的莫逸风闻言站起身，见莫逸萧如此不分尊卑对他一再欺凌，便上前不悦地回道：“四弟，我是你三哥，长幼有序，我怎能给你下跪。”

莫逸萧闻言像是听到了多好笑的笑话，带头与奴才们笑得前俯后仰，而后突然止住笑声，满脸狠戾：“三哥？你也配，不过是一个贱婢的孩子，还想与我称兄道弟，真是自不量力。”

“不许你骂我母妃。”莫逸风骤然上前满身戾气。

莫逸萧为之一怔，不曾想他的反应如此激烈，可是很快便恢复如常的一脸讥笑：“所有人都知道你那个不要脸的母妃趁我母妃生病了，借着帮我母妃送茶点的机会勾引我父皇，这才有了你，你还不承认你是贱婢的孩子。”

莫逸风气得浑身颤抖，突然上前朝莫逸萧扑了上去，两人很快便扭打在了一起。

周围的奴才这才发现大事不妙，急忙赶去通禀莫逸萧的母亲德妃，而德妃赶来之时正好是莫逸风骑在莫逸萧身上将他痛打的景象，而她的身边还站着那个万人之上的男人。

“混账东西！给朕住手！”玄帝沉着脸色怒吼了一声。

莫逸风心头一颤，他竟成了自己父亲口中的“混账东西”。

莫逸萧哭哭啼啼地被德妃抱在怀中，看着他满脸的瘀青，嘴角甚至有了血迹，抬眸恨恨地瞪了莫逸风一眼，但那狠戾稍纵即逝。

“两个皇子如此厮打，成何体统！”他虽是怒骂着，可是那抹寒芒却只是向着跪在地上的莫逸风。

莫逸萧哭着看向玄帝道：“父皇，儿臣只是听说三哥喜欢这个荷塘，几乎每日都会前来，儿臣便想来看看，谁知三哥却说这是他的地方，让儿臣滚开，儿臣不愿离去，三哥便动手打了儿臣。”

莫逸风惊愕地看向莫逸萧，反应过来后急忙向玄帝解释：“父皇，儿臣是喜欢这里，可是儿臣没有说那些话。”

“三哥，母妃说男子汉大丈夫要敢说敢做就敢当，你怎么可以不承认？你还打人。”莫逸萧往德妃的怀里缩了缩，感觉到德妃的手臂紧了紧，他这才安心了。

莫逸风闻言脸色一变，惊慌地看向莫逸萧母子，心头一惊，再抬眸看向玄帝，只见他的眼中充斥着叫作厌恶的神色。

“父皇，儿臣没有……”

“住口！”玄帝并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而是当即下令，“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以后别的地方你都不准去了，今夜也留在此处过夜吧！”

莫逸萧闻言止住了哭声，转眸看向玄帝轻问：“那……南书房呢？”

玄帝冷哼一声：“朽木不可雕。”

